

慢慢走

「阿爾卑斯山谷中有一條大汽車路，兩旁景物極美，路上插着一個標語牌勸告遊人說：『慢慢走，欣賞啊！』許多人在這車如流水馬如龍的世界過活，恰如在阿爾卑斯山谷中乘汽車兜風，匆匆忙忙地急馳而過，無暇一回首流連風景，於是這豐富華麗的世界便成為一個了無生趣的囚牢。這是一件多麼可惋惜的事啊！」這是朱光潛先生九十多年前的忠告。

我倒無此煩惱。一是車技太差，所以早已不開車，再者雙腿尚健，無「不良於行」之困。所以，但凡距離在五公里之內，不至於太遙遠的地方，我總傾向於徒步前往。「慢慢走」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腳步觸摸着大地的肌理，光滑的石板路、粗劣的砂礫路、堅硬的水泥公路、柔軟的草甸或落葉層層的林間小道，都傳遞給你不同的質感溫度，帶來許多不期而至的風景和際遇。

從迦太基的古羅馬露天劇場遺址，步行到「藍白小鎮」，寂靜的突尼斯鄉村平野上，只有無人看管的羊群在漫不經心地走、專心致志地吃，一瞬間倒讓我有情緒共鳴。伊斯坦布爾的舊城牆下，兩隻小貓在菜畦間飛跑打架，莫名地就跑出了一種解構感。佐世保軍港斜坡的小巷裏，買菜歸來的老太太，用無需翻譯的笑容打着招呼。斐濟塵土飛揚的公路邊，小賣部貨架後突然顯出一張同胞的面孔，心底的敬佩感頓時升騰而出：中國人的吃苦耐勞真是無遠弗屆。

這些慢慢走的「收成」，不會出現在人頭攢動的網紅景點，我也不曾拍照留念，卻成為一次次旅程最有趣的閃光點。有人喜歡將「從前慢」掛在嘴邊，我倒覺得，與其一味懷舊感傷，不如身體力行，現在依然可以慢嘛。慢慢走，時光便被拉長了、減速了。許多易被忽略的淳樸簡約之美，便披沙揀金，這就是慢的好處了。



美國父母的憂患

今年美國衛生總局局長（Surgeon General）Vivek Murthy發布報告，指出美國父母正在經歷無前例的心理健康危機，因為八月美國父母自我報告感受巨大壓力者佔比百分之三十三，非父母成年人報告為百分之二十。目前美國約有六千三百萬名父母的孩子在十八周歲以下。他們經歷的獨特壓力包括經濟困難，時間不夠，擔心孩子的安全 and 健康，高科技或社交媒體操作不嫻熟，為人父母的孤獨感，文化壓力等。經歷貧困、暴力、種族歧視的父母，心理健康受到更大負面影響。

父母的角色不僅對孩子的成長至為關鍵，而且決定了社會未來的走向。所以，Murthy呼籲從國家政策、機構組織、個人行為等角度全方位支持養兒育女，改善父母的心理健康。不過，有識之士也提出，父母的心理壓力很大程度上來自美國撫育文化最近二十年來的巨大變化。

「父母」（parent）過去是個名詞，當了父母就是父母。曾幾何時它卻成了一個動詞（parenting），似乎不按照某種期待行事就沒有資格為人父母。這個期待就是「高強度撫育」，不但要保障孩子的安全，而且在學習、生活方面無微不至。孩子在校學習好還不夠，課外還需要參加體育、藝術、音樂等「加強班」。孩子基本沒有自我時間，隨時在父母監督之下。從前這些做法只是上流社會的慣例，如今中產階級父母也倍感壓力，生怕做得不夠，毀掉孩子的未來。於是，胎教，幼教，學前教育等應運而生，很有那種「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動輒。

這樣的「直升機」父母當然感到壓力重重，但如此環境下長大的孩子真就比從前人優秀嗎？



北京的四季像個古老的磨盤，塞上颳來的風推動它轉動，幾場大風過去，黃葉落盡，時間輪迴到了冬天。照常理，北方比南方冷。但北方的冬季集中供暖，屋裏的溫度倒比剛過去的秋天還要高上幾度，蓋一床薄被子便足夠暖和。我住的房子是為了孩子就近上學租的，高樓層，夜風呼嘯，聽着就覺得冷。不過，暖氣把寒流擋在了窗外，反讓人覺得少了些什麼。

回想起少年時住在南方，這個季節必須請出最厚的被子來了，一床是不夠的，再疊上一床甚至兩床，睡着



以下有兩個片段，你認為哪一個有潛力成為好故事呢？片段一是這樣的：

陽光從百葉窗的縫隙滲入，投射在茶几上那半杯未喝完的咖啡旁，幾本翻開的雜誌堆疊在一起，最上面那本停在介紹北歐木屋的頁面。一隻貓躺在沙發扶手上，尾巴有一下沒一下地晃動着。廚房裏水龍頭滴答滴答地響，桌上的手提電腦熒幕還亮着，旁邊散落着幾張草稿紙，字跡潦草，像是計劃了某些重要卻未完成的事情。

片段二：LED燈牆閃爍着霓虹色彩，顯示一個金光閃閃的「超級未來



閒逛書店，發現一個怪現象。書店安排了當眼的展示架，推介各種各類有關死亡、殯葬和道教的書籍，一望而知，那是「破地獄」效應。

由許冠文與黃子華主演的《破·地獄》大收旺場，以超越一億二千萬之榮榮登香港電影史上華語電影票房冠軍。還記得剛上映首月，到處聽到有人說：「你看了《破·地獄》沒有」、「人生處處是地獄」、「在生的人更需要超度」等，好像還沒看就是落伍，也難以接待住那些原本大眾甚是忌諱，非常「大吉利是」的話



今年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與故宮博物院在多年合作的基礎上，再次聯袂舉辦大型文物展「天下明德——故宮博物院重華宮主題展」，展出故宮博物院珍藏的文物逾一百三十件（套）。這次展覽為澳門市民和遊客提供了難得的觀賞機會。

故宮博物院收藏了無數珍貴的文物，「天下明德」特展帶領觀眾走近乾隆皇帝的潛邸——重華宮，探索其背後的故事。重華宮伴隨乾隆皇帝度過了七十二載歲月，見證了他從青年到老年的輝煌一生。



乒乓小演員

乒乓球的相關題材電影作品沒有很多，其中改編自松本大洋同名漫畫作品、窪塚洋介主演的《乒乓》，還有由新垣結衣和瑛太主演的《乒乓情人夢》，較受港人認識。

快將上映的台片《乒乓男孩》，由兩位小演員擔綱演出，頗叫觀眾眼前一亮。經過數月前巴黎奧運的密集式「訓練」，稍微有看乒乓球賽事、聽過專業評述的觀眾，即使不會打，對觀賞《乒乓男孩》也沒有什麼障礙。而台灣拍出《乒乓男孩》，相信跟當地冒起了活躍於國際比賽舞台的「小林同學」林昀儒等年輕球星不無關係，他也真的在戲中客串亮相。

洪伯豪執導的《乒乓男孩》，齊備運動作品常見的青春熱血、隱世教練、失敗挫折、艱苦鍛煉、發揮潛力、摯友對決等元素，最難得是分別飾演小學生主角胡冠宇和黃軒的彭裕愷與李星緯，都是素人演員，在現實中也為乒乓選手，製作團隊在選角時，聯繫不少兒童乒乓球社及小學，最後從逾五百多人的

才踏實。為了存住暖氣，鋪床也有講究，掖好被子左右和底邊，捲一個圓筒，這是最理想的；入睡同樣是技術活，身子從枕頭往下蹭，鑽進去後再左右側身，掖緊被邊。如此，方得一晚舒服覺睡。若還嫌不暖，便要用上熱水袋、湯婆子了。後來又興起電褥子，不過，這東西像慢火鐵板燒，我睡不慣。

根據考古發現，春秋時期已有可以移動的取暖器具「鑪爐」；秦都咸陽的宮殿裏有壁爐；西漢時有了用在被窩裏的香爐，《西京雜記》記載，



城市」字樣，背景配樂是震撼的電子音浪。街道上，穿着光學纖維發光服飾的人群快速移動，他們的臉上帶着機械化微笑。一位年輕女子駐足在透明展示櫃前，裏面陳列着一顆會變色的水晶心臟，旁邊的標語寫着：「愛情，不再等待。」遠處，爆發了一場巨大的煙花秀。

你想好了沒有？哪一個片段較有潛力成為一個好故事呢？答案是：兩者都不可以，同時，兩者都可以。這是什麼意思呢？

片段一是典型的、也是近年很流行的「個人故事」，或我稱之謂「汜



題。

電影藝術的影響和感染力，憑這熱度傳遍大街小巷的作品再度獲得證明。那些認為港產片早屬明日黃花、消極地指再沒辦法打救香港電影工業的人，應會暫時停止他們的擔憂和言論，還可能因《破·地獄》的氣勢而驚訝得說不出話來，萬料不到其竟有振興港片的力量。雖說兩位男主角在牌面陣容已佔上風，但電影實不賣座還受劇本、拍攝和台前幕後製作水準的影響。選擇以香港殯葬業和道教法事為題材，卻並非開拍小成本陰森嚇



《弘曆採芝圖》

這次的展品同樣從不同角度展現了乾隆為人子、為人夫等多重身份下的私人生活。

重點展品之一《弘曆採芝圖》（附圖），圖繪身穿漢族衣冠的青年乾隆，這幅畫作顯示出他在年輕時便對漢文化及漢人服飾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乾隆一手執如意（形如靈芝，象徵長壽富足），一手輕扶梅花鹿（代表祿或帝位），神情淡定的樣子。右側的小孩眉清目秀，似是年少時的弘曆，畫的右上端還留下別號「長春居士」的弘曆題詩。

值得一提的是，在現存的乾隆畫像



海選名單中找到他們，就像球探一般，眾裏尋他與他，發掘潛質好手，招攬進球會（戲棚），打（演）出好成績。

因為二人都會打乒乓球，該片不乏「真打」場面，配合剪接，什麼正手拉、反手擰，殺球救球，球來球往，跟真實球賽無異，沒有誇張失實，觀眾看得多麼刺激緊張。坊間不乏不會某運動的演員卻要接拍相關題材作品，即使多高明的剪接和後製，也難以抹去所有不正確甚至笨拙姿勢，《乒乓男孩》在這方面肯定優勝得多。

《乒乓男孩》是一個成長追夢故事。遠離球桌，比賽依然到處是，但我們有沒有長成一個看淡勝負得失與名次名利的大人？



聆聽四季走針

「長安巧工」製作的「被中香爐」內置炭火和香料，四周有環形支架，設計十分精巧，不論怎麼翻滾，「爐體常平」；魏晉時人更絕，到了晚上拿開灶台上的炊具，堵上火孔，鋪上被褥，直接躺在上面睡覺。想想吧，聞着殘剩的飯香甜睡於灶台之上，多麼豪放而浪漫。相比之下，蝸居在暖氣充足的樓房，穿着夏日的短衫短褲，蓋着薄薄的秋被，屋裏還有亂了節氣尷尬開放的花朵，霸道的暖氣片「驅逐」了暖爐、厚被以及一切冬日取暖的用具，暖則暖矣，卻讓人有些沮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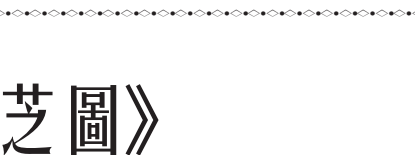
因此，這兩個都不是好故事的材料，因為兩者都割斷了與生活的聯繫，兩者都是不同形式的表象，卻沒有觸及生活的本質。但，壞材料也可以寫出故事，方法是怎樣的呢？下回分解。

加觀眾對小眾行業面貌的了解，更透過死亡與別離帶出在生的人比往生者更需破越難關的現實。如此反傳統地演繹人生百態，怪不得可將禁忌成功一戳而破，創造「神話」。



人恐怖片，反而一本正經地藉連串有關親親與殯葬的小故事探討人性、親情與本土文化，可見創作、投資和開拍者敢於挑戰人們對死亡固有禁忌與觀念的膽識，因此能為香港電影發展找到有效的「流量密碼」。

從事殯儀的人過去都不欲宣之於口，怕別人恐懼介意；「四」、「死」二字又因不吉利的發音而為人厭棄，甚至不少樓宇也沒有數目會包括「四」字的座數與樓層；處理屍體、入殮超度、安葬先人的過程細節總披着神秘面紗，現在不單靠電影增



中，有一類特別有趣的作品，用現代人的話是乾隆皇帝與自己「同框」。即在同一幅畫中，常常出現兩個乾隆的形象，有時這兩個形象同處於同一場景，有時則巧妙地分布在不同的空間中，展現了皇帝的喜好與作者的巧思。

「靈蛇」賀歲



再過一個多月，將踏入農曆蛇年，中國郵政已於十月底發布《乙巳年》特種郵票即蛇年生肖郵票圖稿，靈感源自敦煌壁畫和傳統民俗。

《乙巳年》特種郵票共兩枚，一為「蛇呈豐稔」，一為「福納百祥」，將於明年一月五日上市發售。其中「福納百祥」由草書筆意，將兩大一小彩蛇，創意性地構成「福」字，寓意和合共生，福滿人間。看着郵票圖稿中體型圓潤、色彩斑斕的三條蛇，突然想起過往香港秋冬季節常見的廣告：「秋風起，三蛇肥」，意指秋冬進補，宜吃蛇羹。隨着社會發展和進步，如今掛着此類廣告的「蛇」字頭餐館已是越來越少了。

港人所說的「三蛇」，主要指三種蛇：一是俗稱「飯鐘頭」的眼鏡蛇；二是俗稱「金腳帶」的金環蛇；三是俗稱「過樹榕」的灰鼠蛇。以上三蛇之中，除灰鼠蛇外，均為毒蛇，其蛇牙之中有劇毒腺液，但是肉無毒，以三蛇肉為食材

無聊。

記錄自然的是物候，記錄時間的是鐘錶。作為現代人，迫於忙碌的生活，我們像個守財奴一樣對時間精打細算，過着爭分奪秒的生活，卻常常無感於春夏秋冬這天地間最大的走針，聽不到四季轉動的聲響。



因此，這兩個都不是好故事的材料，因為兩者都割斷了與生活的聯繫，兩者都是不同形式的表象，卻沒有觸及生活的本質。但，壞材料也可以寫出故事，方法是怎樣的呢？下回分解。



加觀眾對小眾行業面貌的了解，更透過死亡與別離帶出在生的人比往生者更需破越難關的現實。如此反傳統地演繹人生百態，怪不得可將禁忌成功一戳而破，創造「神話」。



中，有一類特別有趣的作品，用現代人的話是乾隆皇帝與自己「同框」。即在同一幅畫中，常常出現兩個乾隆的形象，有時這兩個形象同處於同一場景，有時則巧妙地分布在不同的空間中，展現了皇帝的喜好與作者的巧思。



製作的「菊花三蛇羹」，有祛風去濕之效。

資料顯示，現時在香港出沒的蛇類大約有五十三種，當中六種為海蛇，主要分布在各種不同的生境棲息，包括林地、灌木林、草地、農地、紅樹林、沼澤、河溪、池塘和近岸水域等。另據漁護署介紹，在香港十四種原生陸棲毒蛇之中，有八種可咬噬致命，包括：紅脖游蛇、金環蛇、銀環蛇、眼鏡蛇、麗鏡王蛇、越南烙鐵頭、烙鐵頭、麗紋蛇。而被納入「三蛇肥」中的眼鏡蛇、金環蛇，位列其中。

香港郵政明年一月初亦發行《歲次乙巳》賀歲生肖郵票，一套四枚，展示不同形態、色彩各異的蛇，均以淡金色植物點綴其間，以增靈蛇賀歲的喜慶色彩。

